

那个叫王维的男人

□王晓俊

少年时的某堂语文课,是午后明亮日光下的第一堂课。老师在念王维的诗,“空山不见人,但闻人语响。”混沌中忽地凛然一惊,有一种骇人心魄的意味袭来,仿佛遭遇谍战片中的暗语:“空山不见人,但闻人语响……空山不见人,但闻人语响……”鼎沸的潮汐越退越远,只留这句暗语,在空旷中久久回荡。

那时最爱的是李清照和柳永,只是觉得那些凄美与哀婉的词,太符合少年时“为赋新词强说愁”的心境。可老师非要把每一个字拆开让你分析。其实很简单的么,不外乎伤春悲秋、离情别绪、忆友怀旧、相知相思、忧国忧民、蔑视权贵、壮志难酬……这些么。那时老师不总结,我亦不懂,所以考试几乎全部失分。每次学期结束,最先当废品卖的就语文课本,觉得那种无缘无故、没头没脑的教学真是废柴!其实哪里知道,自己少年单薄的心,才真是废柴啊!

三十多年过去了。三十多年!经历了多少人、多少事啊。某一日微信朋友圈见一图,远山苍茫,一个戴斗笠农人背影,走在杂树野草夹道的泥径,大朵大朵纯净的白云悬浮其上,投下分明的阴影。朋友写:“这条路是去辋川的古道,王维过去走的就是这条路。”啊,不再是语文课本上呆板的注释“辋川,属陕西蓝田县,王维晚年在此过着隐士生活”,而是一张油画般葱郁的图片,正是王维“分野中峰变,阴晴众壑殊”诗中景。一瞬间,少年时那堂语文课上的暗语再次自头顶悠悠传来,“空山不见人,但闻人语响……”少年不解诗中意,再读已是诗人。是要那么久的岁月、那么多的风尘,才读懂一个人、一首诗、一辈子吗?

想起初恋时把几粒红豆装一透明盒子里,送与远行的他,纸片上写的是那首“红豆生南国,春来发几枝,愿君多采撷,此物最相思。”到今天才知道,王维写它时,早过了青春,而抵达人生的深秋了。他年幼丧父,中年又先后丧子、丧母、丧妻,此后一生参禅学佛。这“相思”,哪是我的儿女情长那么简单啊。

曾经不明白的还有,他与李白同年生、同年卒,又是生活在盛世,要说仕途,王维比李白顺遂,可瞧瞧人家一心要做宰相的李白,鲜衣怒马、豪迈风流,再看看王维,却一再地退,退,退到辋川,官也不要了,只是空山明月、清泉白云、草木飞鸟,活成了一个淡淡的白描。所以他的名气,是远在李白之下的。据说,王维与李白从未正式见过面——不是没机会,是王维一直在刻意回避。正所谓,道不同,咫尺即天涯。

王维似乎不需要与王者交流,他说,“随意春芳歇,王孙自可留”,他只要一个裴迪,就够了。裴迪帮他整理文稿,陪着他聊诗聊天气聊家常。裴迪偶尔出个门,都能让王维坐卧不安、抚门远盼。高处不胜寒对王维来说不存在,有一个贴心的人陪着他,隐居的生活便不再孤寂冷清。

我曾经对王维的“诗中有画”也没什么感受,不就是画么,画里连个人都没有,只看到莲在动,只听到竹在喧,一点烟火气都没有,哪及杜甫的芸芸苍生厚重啊。现在才知道我错了,他有的是对山东兄弟“遥知兄弟登高处,遍插茱萸少一人”的至深思念,有的是对故乡“来日绮窗前,寒梅著花未”的亲切问候,有的是对元二“劝君更尽一杯酒,西出阳关无故人”的悉心关怀。所有人世感触,就像从自己心里长出来的一样,在清简的文字间暗埋。我终于从他的不热里感觉到,他其实,也不冷。

有一段时间,我在单曲循环李宗盛的《山丘》,这个和晚年王维差不多年龄的老男人,用自言自语喋喋不休诉说着现代人的种种不甘:“遗憾我们从未成熟,还没能晓得,就已经老了。给自己随便找个理由,向情爱的挑逗,命运的左右,不自量力地还手,直至死方休!越过山丘,虽然已白了头,还未如愿见着不朽,就把自己先搞丢……”让我听到窒息、听到心塞、听到流泪。可王维不写到痛,顶多来一句“一生几许伤心事,不向空门何处销”。当被生活打磨得支离破碎面目全非的我,拒绝与人谈论自己的过往,便开始明白,每个人都有自己处理最私密感情的方式,有的人必须找人倾诉,有的人则更喜欢躲起来独自疗伤。王维是后者,他的空门,是大自然,是辋川的山山水水。

那个叫王维的一千多年前的男人啊,让我怎么说他好呢,当在“行到水穷处,坐看云起时”的人生际遇里与他相视一笑,我终于,永远记住了他。

370

谭伯牛在博里提到:掌故家谢兴尧有《堪隐斋随笔》,“堪隐斋”系其室名,其自序谓取自查慎行诗“惟有王城最堪隐,万人如海一身藏”。其实这两句是东坡的诗,大约因为查慎行著有《人海记》,谢氏一时记忆混淆,遂有此误。这个推测自然是不错的。

说起来,查慎行、谢兴尧两人借用苏诗,还暗藏着具体的指涉:查著《人海记》是写北京掌故的,其字面虽取自“万人如海”,实暗示着“王城”的意思;而谢长居北京,其自名“堪隐”,当然也是扣紧了“王城”二字。

因而又想到“海藏楼”,当然也是典出苏

诗,但仅取其隐居藏身之义,却与“王城”无涉了。郑孝胥取此室名,似在辛亥革命之后作为遗民寓居上海的时候,那么,“海藏”之名或有着双关之意:既是“万人如海”的“海”,也是上海的“海”。借用陈寅恪的说法,这个“海”字,可是兼有古典和今典呢!则“海藏楼”之名,又要比《人海记》和“堪隐斋”更为巧妙了。

371

大家都知道,有馅的是包子,没馅的是馒头。但本来馒头却是有馅的。唐代王梵志的诗“纵有千年铁门槛,终须一个土馒头”,意思是,人的肉身终究要埋到坟墓里,就像有馅的馒头一样。

读书如此美丽系列之四五八



新书快递

司马迁的记忆之野

刘勃著
百花文艺出版社

这本书写汉武帝时代,但不是全面介绍汉武帝时代。作者从《史记》的叙述之中,还原司马迁的处境,理解他对许多事件的视角。在司马迁的见证下,汉武时期的儒臣、名将、酷吏、后宫、游侠、平民命运各异,他个人也成为舞台上的角色。今人可能怀疑司马迁的视角和书写不够客观,但一个生逢盛世的品格正直、才华横溢、感情充沛的优秀人才的私人记忆,也仍然自有一种打动人心的力量。

齐白石艺术琐考

刘振宇著
四川人民出版社

本书由六篇短文构成,深入浅出、图文并茂、生动有趣,使用物件生产、考古类型、文化认同、影响焦虑等现代理论方法探寻真实的齐白石艺术人生。对齐白石的核心技术、衰年变法进行了全新解读,从地缘文化的角度重新讨论了齐白石与陈师曾、王缵绪的真实关系,丰富了世人对于中国近代艺术史的认识,为当下中国艺术发展提供有益借鉴,是近年来齐白石艺术研究的重要新作。

神武军容耀天威:明代皇室的尚武活动

[美]鲁大维著 杨柳青、康海源译
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

与大多数帝国一样,明廷为展现王朝实力和军事力量,赞助了盛大的尚武活动。在明朝的头两百年,皇室田猎、马球比赛、射艺比武、骑术表演、校场阅兵和皇室苑苑数次激起争议,构成一个充满张力的领域。围绕它们,皇帝与重臣就统治者权力、君臣关系、尚武元素的作用等问题,展开明暗博弈、提出矛盾主张……

流浪的葡萄树:葡萄酒里的欧洲史

[英]妮娜·卡普兰著 李辛译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
这是一部关于欧洲葡萄酒文化的游记作品。作者从英国出发,前往法国、西班牙、意大利,在当代葡萄园、酒庄以及古代遗迹之中畅游,探寻葡萄酒的历史与文化脉络,让读者带着微醺的醉意,去见识古罗马的葡萄压榨机、领略中世纪的勃艮第风光、细闻西西里岛的火山岩上。举起酒杯,便能与古人共饮。与此同时,这也是作者自己的一次寻根之旅,她在每一片土地上,都找到了民族与家族的痕迹,触到了土地的温度。不管是人还是葡萄树,都在不断流浪、扎根、生长、流浪、寻根……

反读书记(一二九)

□胡文辉

在中国饮食史上,至少还有一个与此相类的例子:古人喜欢将饼状的面片放到水里煮,称为“汤饼”,后来面片逐渐切细,成了面条,但在相当一段时间里,面条仍被称为“汤饼”。如黄庭坚有诗:“汤饼一杯银丝乱,葵蒿数笋玉簪横。”朱敦儒有词:“肥葱细点,香油慢燂,汤饼如丝。”都足以以为证。

从有馅变为无馅,仍叫馒头;从饼状变为条状,仍叫汤饼。这似乎说明:在吃的问题上、在物质层面,我们从来都不保守,都愿意改变,怎么好吃怎么来;只是在名的问题上、在语言层面,我们确实是保守的,虽名不副实名存实亡,仍要“必也正乎名”,不改旧习。——当然,这可说是人类的天性,绝不止中国人如此。

“赛诗”催生的诗歌集

□夏俊山

这本40多年前的诗集《红心铁臂谱新篇》,是“赛诗”活动催生的。

1974年8月4日,《人民日报》大篇幅报道了天津宝坻县小靳庄“农民写诗”的新鲜事。小靳庄的农民人人能唱样板戏,个个会写诗,善于搞赛诗会。一时间,“学习天津小靳庄,诗满田园歌满庄,贫下中农登诗坛,文化领域红旗扬”成了全国性的政治活动。赛诗会,其形式常常是:先确定一个符合政治宣传需要的主题,然后由大家分别登台献诗“打擂台”,一方如果想不出任何诗歌来回应,就是失败者,要主动退下。

“新天新地新时代,公社社员多豪迈。满手老茧拿起笔,大步登台赛诗来!”诗歌“打擂台”,让普通劳动者纷纷拿起笔进行创作,这方面,海安也不例外。这本《红心铁臂谱新篇》就是当年学习小靳庄、人人写诗“赛诗”的成果。

1975年年初,海安县文化馆在“贫下中农歌手多,赛诗台上唱新歌,新歌似刀又似枪,继续革命烈火”基础上,选出部分优秀诗作,编印了这本诗集。虽然不是正式出版物,但是,这本诗集的内在与正式出版物一样,是铅字排版,印刷厂印制的。封面、封底除外,该书共118页,收入诗歌105首,分为“颂歌声声传万里”“革命理论指航向”“大干快上热如潮”“红心铁臂谱新章”“新生事物无限好”“继续革命迈大步”6个部分。所选诗歌,作者绝大多数都标明了身份。例如:“贫下中农志豪迈,大步登上赛诗台,茧手握笔谱新篇,歌声飞向中南海。”这首诗以末句为标题,作者为“向阳公社红阳大队贫协主任马存山”。还有“学习理论明方向,继续革命斗志昂,胸怀革命大目标,万里征途不迷茫。”这首诗同样以末句为标题,同样标明作者身份:丁所公社解放大队党支部书记。

除个人署名的诗作,诗集中也有少数诗歌系集体创作,例如:“奶奶唱段杜妈妈,阶级仇恨永不忘;爸爸唱段李玉和,千难万险向前闯;妈妈唱段江水英,龙江风格大发扬;姐姐唱段方海珍,四海风云胸中装;哥哥唱段杨子荣,誓把反动派消灭光;我唱一段李铁梅,继续革命心向党。全家学唱样板戏,筑起反修防修墙。”这首诗的作者为“东方红中学业余创作组”。通读全部诗作,再看封面上标明的“工农兵诗选”,觉得倒也恰如其分。因为书中105首诗的作者,除了公社社员(农民),也有海安驻军的士兵、干部及海安砖瓦厂等单位的工人。

40多年过去,如今再读当年的“工农兵诗选”,有些感到困惑的是一些地名和单位名称。“文革”期间掀起过改名风潮。一些所谓带有“封、资、修”色彩,带有小资产阶级情调的名字,例如什么“梅、兰、竹”“春、夏、秋”的,或者带有孔孟之道特征的“仁、义、理、智、信”等等,都改为“红旗”“卫东”“向东”“继红”“永革”“东风”等“革命化”的名字。笔者就读的墩头中学就改名“红旗中学”,南莫中学改名“红卫中学”……除学校名外,地名、店铺、单位等,都掀起了改名风。“文革”后,旧名恢复,如今再读这本诗集,年轻人已经不知道作者为何方人士了。

今天,我们回头再看这本诗集,笔者发现:当年的100多位“诗人”,有几位虽然还在写作,但已经没有一位继续写诗了。掩卷之余,不禁顿生感慨。